

闽南口音普通话说略

陈亚川

壹 引言

1.1 外国人学的汉语是以北京音为标准的普通话,可是他们在跟中国人的交往中实际听到的是带有各种口音的普通话。为了解决由此而产生的交际困难,国外的汉语教学已经出现一种讲求实用的做法——扩大学生的听音能力,在普通话的交际能力之外,还训练学生听方言区的人所说的普通话。国外有的学校把这项训练列入教学计划,开设课程,编写教材,并已正式出版台湾“国语”之类的专著。这是值得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重视的一个新课题。

1.2 必须指出:普通话是汉民族共同理解、共同使用的语言,它作为汉民族共同语,通行全国而不受地区限制。外国人学习汉语,如果不是为了某种特殊的需要或处于某个特殊的环境,当然要以普通话为目标。毫无疑问,对外汉语教学必须坚持培养学生掌握纯正的标准语。我们提出的训练听带方言口音的普通话的能力,不能离开学好标准语这个大前提。另外,我们这里所说的学习汉语的外国人,是指没有任何汉语方言背景的外国人。对于以某种汉语方言为背景的海外华人社区的人来说(比如新加坡华人),他们不乏听带方音的普通话的能力,他们最迫切的需要是多学多听纯正的标准语,提高普通话的水平。从海外华人社区

和国内方言区的普通话教学来看,研究方言口音普通话的意义在于,弄清各方言背景的人学说普通话的难点,指明克服难点的办法,使标准语的教学更有针对性,更能结合学生的实际,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这一点已为方言区的普通话教学经验所证明。

1.3 闽南话是一种重要的汉语方言,位在汉语八大方言之列。闽南话传播范围之广在诸汉语方言中是十分突出的。现代的闽南话,在福建省内主要分布于福建东南沿海和戴云山脉、博平山脉之间,包括厦门、金门、泉州、漳州等24个县市,其它各地也差不多都有闽南话流传的地方(方言岛),是福建省的第一大方言。在外省主要分布在台湾省(台湾岛上,除了高山族地区外,差不多都通行着闽南话)以及浙江省南部的平阳、玉环、宁波一带和广东省的潮州、汕头、潮阳、普宁、海陆丰、海南岛等地。闽南话还流传到海外各地,如印尼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菲律宾、越南、柬埔寨、老挝、泰国、缅甸、印度等,在东南亚各地,凡是住着华侨的地方闽南话都基本上行得通。闽南话地区在我国的对外交往中占有特殊的地位,如厦门、汕头两地已开辟为经济特区,还有不少是开放城市。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,外国人跟说闽南口音普通话的人打交道的机会将日益增多。

贰 闽南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异

2.1 闽南话和普通话的差异较大,到了完全不能通话的地步。要训练外国人听懂带有闽南口音的普通话,就必须帮助他们了解闽南方言的特点,并在此基础上对照标准语,掌握闽南口音普通话的特点。

2.2 闽南话和普通话在语音、词汇、语法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,大体是:语音为甚,词汇次之,语法再次。此外,在与文化习俗有关的语言运用上也有不一致的地方。

2.2.1 闽南话和普通话的语音差异最为显著。有的文化程

度很高的人，书面上能用普通话写一手好文章，可是口头上用带方音的普通话做报告，其它方言区的人听不懂，跟人交谈还要通过翻译，就是一个证明。这一点下文第三节还将专门加以说明。

2.2.2 词汇差异是闽南话和普通话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。这种差异包括词汇的各个方面和生活的各个领域。具体表现如：(1) 同义异词。如“脸皮——面皮”、“水果——果子”、“冰棍儿——霜条”、“儿子——后生”等。(2) 同词异义。如“冤家”，普通话意为仇人，闽南话意为吵架；“同门”，普通话指受业于同一个老师，闽南话指连襟。(3) 词序不同。如“喜欢——欢喜”、“热闹——闹热”、“母鸡——鸡母”、“台风——风台”等。(4) 词义不相等。如“兄弟”闽南话仅指哥哥和弟弟，普通话兼指哥哥和弟弟(xióngdì)及小弟(xiōngdì)；“亲家”普通话兼指亲家公和亲家母，闽南话仅指亲家翁，亲家母另有叫法——“亲姆”。词汇差异的广泛性和缺乏系统性，可能使闽南方言区的人在说普通话时不知不觉地带上方言的色彩。

2.2.3 语法差异也不少，虽说程度不如语音大。比如闽南话“有字句”的结构和普通话有较大的差别。“有”可带名词宾语(如“有学生”)，这是和普通话相同的。但闽南话“有”的一些用法是普通话所没有的，如：(1) 作谓语可带动词宾语或动词短语的宾语，表示存在的事物或发生过的事情。如“伊有来”(他是来了)，“我有想卜去北京”(我是想要去北京的)。(2) 可直接作补语，对动词作肯定或否定的判断。如“看有食无”(看得到，吃不上)；“想有摆无”(记得起来，找不到)。(3) 可以作状语，和动词组成偏正结构，说明事物的性状。如“只领衫真有颂”(这件衣服很耐穿)。方言语法的影响，使得闽南方言区的人说普通话时容易出现类似这样的说法：“我有给他打电话”(我给他打过电话)。

2.2.4 在与文化习俗有关的语言运用上，闽南话与普通话

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。例如,表达动物或人体“脂肪多、肉多”这个概念(与“瘦”相对),普通话一般用“胖”形容人,用“肥”形容猪羊牛马等动物,“肥”如形容人,常含贬义。在闽南话,动物的“肥”和人的“胖”都叫“肥”。“白白胖胖”叫“肥白”,“吃不胖”叫“食脍肥”,毫无贬义。再如普通话问年龄很有讲究,“几岁”“多大了”“多大年纪”等不同用语分别适用于询问不同年龄的人。闽南方言则没有这样的严格区分,“几岁”可以从小孩一直问到老年人。说闽南话的人如不注意这种差异,学说普通话时就可能因夸奖别人的小孩“真肥”而惹得做父母的老大不高兴,也可能让“你几岁”冒犯长辈,妨碍交际。

叁 闽南口音普通话的主要特点

3.1 在具体描述闽南口音普通话的主要特点之前,有两个问题先要说明:(1)口音有轻有重,跟文化程度、生活经历、时代背景、年龄大小以至个人素质有关系,简直可以说是一人一个样。本文所讲的闽南口音普通话大体是指下边这类人所说的普通话:在闽南方言区出生,并在本地受过中等以上教育,一直在本地工作,保持“双语”状态——以普通话为工作语言,家居或某些场合仍用方言。(2)闽南方言分布很广,内部还有语音差异(如闽南地区有厦门音和泉州腔、漳州腔之不同),说普通话时带的口音必然也不尽相同。例如“四十四只死石狮”这句话,厦门口音是[sɿ sɿ sɿ ts sɿ sɿ sɿ] (翘舌音和平舌音不分),泉州口音却是[ɕi ɕi ɕi tɕi ɕi ɕi ɕi] (舌尖音读为舌面音)。本文所讲的带闽南方言口音的普通话,主要指厦门人说的普通话。

3.2 闽南口音普通话在音值和音类两方面都有较为明显的特色。下面分别从声、韵、调几方面归纳、分析闽南口音普通话的主要特点。

3.2.1 声母方面

(1) [f] [x]不分,“废话”说成“会话”:闽南话没有唇齿清擦音[f]声母,说普通话时音类上把[f]混入[x],又受方言没有舌根清擦音[x]、只有喉部清擦音的影响,音值上读如[h]。于是,“废话”说成“会话”“绘画”,“公费”说成“工会”,“开方”说成“开荒”,“奋战”说成“混战”,“妇女”说成“护理”,“斧头”说成“虎头”,“房山”说成“黄山”。

(2) [n] [l] [ɿ]不分,“男子”说成“篮子”、“入口”说成“路口”:闽南话没有[n] [ɿ]声母,只有[l]声母(与鼻化韵相拼时虽有[n]变体,但不区别意义),说普通话时音类上把[n] [ɿ]声母字也读如[l]声母。于是,“男子”说成“篮子”,“脑子”说成“老子”,“女客”说成“旅客”,“恼怒”说成“老路”;“入口”说成“路口”,“乳汁”说成“卤汁”。音值上闽南话的[l]严格说不是浊边音而是浊塞音[d],不过现代年轻人受普通话影响读得跟[l]相差无几了。

(3) [tʂ, tʂʰ, ʂ] 与 [ts, tsʰ, s] 不分,“找到”说成“早到”、“初步”说成“粗布”、“诗人”说成“私人”:闽南话没有[tʂ, tʂʰ, ʂ]这套声母,说普通话时音类上把[tʂ, tʂʰ, ʂ]声母的字混于[ts, tsʰ, s]。于是,“主妇”说成“祖父”,“主力”说成“阻力”,“战歌”说成“赞歌”,“木柴”说成“木材”,“初步”说成“粗布”,“池塘”说成“祠堂”,“师范”说成“私贩”,“商业”说成“桑叶”,“诗人”说成“私人”,“世界”说成“四届”。晋江惠安一带,分不清[tʂ] [ts] [tʂʰ]三组的读音,一律读成近于[tʂʰ, tʂʰʰ, ʂʰ]的舌面音。于是,“旗帜”说成“奇迹”,“秩序”说成“继续”,“工资”说成“公鸡”,“迟到”说成“齐到”,“吃人”说成“欺人”,“师范”说成“稀饭”,“师生”说成“牺牲”。

(4) 部分零声母字带上辅音,“我们”说成[ŋo]们:闽南话和普通话都有零声母,但范围不完全相同。闽南话零声母字到普通话大致也是零声母,这部分字音类上没有什么问题。只是音值

上, 闽南方言区的人说普通话时没有把最前面的音带上轻微的摩擦, 显得生硬、不自然。这种细微的差别, 因为没有区别意义的作用, 并不影响交际。音类上的问题是, 闽南话另有一部分非零声母字到普通话也是零声母, 容易造成把零声母读成辅音声母的情况。最普遍的现象是把方言[ŋ]声母带进普通话。于是, “我们”说成[ŋo]们, “饥饿”说成饥[ŋo], “超额”说成超[ŋe], “骄傲”说成骄[ŋau]。

3.2.2 韵母方面

(1) 以齐齿呼或合口呼代替撮口呼, “舆论”说成“议论”: 闽南方言没有以[y]开头的撮口呼, 说普通话时容易拿以[i]开头的齐齿呼或以[u]开头的合口呼来代替。于是, “名誉”说成“名义”, “需要”说成“西药”或“枢要”, “取来”说成“起来”或“楚来”; “月光”说成“夜光”, “掘墓人”说成“揭幕人”; “卷面”说成“见面”, “政权”说成“挣钱”; “均匀”说成“金银”, “白云”说成“白银”。

(2) [uo] [ou]混入[o]韵, “过火”读为[ko ho]、“收购”读为[so ko]: 闽南方言没有[uo] [ou]两个复韵母, 说普通话时常常读不准这两韵字。一是把[uo]读成[o], 没有由合到较开的一动。于是, 把“多少”读为[to]少, “骆驼”读为[lo t'o], “菠萝”读为[po lo], “做作”读为[tso tso], “左右”说成[tso]右, “错误”说成[ts'o]误, “火车”读为[ho]车, “水果”读为水[ko], “卧铺”读成[o]铺。这是音值的问题, 也是音类的问题。二是把[ou]也读成[o], 没有由较合到更合的一动, 或者读成[au]音。于是, 容易把“抖擞”读为[to so], “后头”读为[ho t'o], “步骤”读为步[tso], “时候”读为时[ho], “欧洲”读为[au tso]。三是[uo][ou]互混, “能够”和“能过”都读为能[ko], “怒吼”和“怒火”都读为怒[ho]。普通话[o]韵只和唇音声母[p p' m f]相拼, 和其他声母没有拼合关系。所以闽南方言区的人说普通话时拿[o]韵母和[t][ts][k]三组声母相拼, 很能显出方言口音。

(3) [ɿ]读为[o]或[e]，“哥哥”读为[ko ko]、“这个”读为[tse ko]：闽南方言没有单韵母[ɿ]。说普通话时，一是把[ɿ]读为[o]，“哥轱俄河和贺歌柯可我何个科课合各”等字都是这样读的。于是“我和哥哥”就说成[ŋo ho ko ko]。这是音类的问题。二是把不圆唇次高后元音[ɿ]发成不圆唇次高前元音[e]，“遮者蕉车射舍赦社慈德特勒得涉哲彻撤浙设”等字都是这样读的。于是，“这个”说成[tse ko]，“社会”说成[se]会，“建设”说成建[se]“干涉”说成干[se]，“汽车”说成汽[tse]。这是音值的问题。

(4) 开口呼[ei]韵混入合口呼[ui]韵，“花费”说成“花卉”：闽南方言没有开口呼[ei]韵，只有合口呼[ui]或[ue]。受方言影响，说普通话时常把[ei]读为[ui]。于是，“每人”说成[mui]人，“花费”说成“花卉”，“化肥”说成化[hui]，“飞机”说成[hui]机，“是非”说成是[hui]，“种类”说成种[lui]，“堡垒”说成堡[lui]。有些[ei]韵字如“杯辈配培内”等，或者读为[ue]，或者丢掉韵尾，读为[e]。普通话[p p' m f n l]各声母字都不能和合口呼[ui]韵相拼，绝对没有[pui、p'ui、mui、fui、nui、lui]这类的音。所以，这种读法的方言口音是很清楚的。另有一部分[ei]韵字，闽南方言区的人说普通话时一般是丢掉韵尾，读为单韵母[e]，如“北给没黑肋贼”等的读音。

(5) 部分开口呼[ən]韵字混入合口呼[un]韵，“分配”说成“婚配”：闽南方言区的人说普通话[f]声母和[ən]韵母相拼的音节时，受方音的影响，把[f]改为[h]，开口改为合口，由[fən]变为[hun]。于是，“奋战”说成“混战”，“纷纷”说成“昏昏”，“分配”说成“婚配”。

(6) 部分开口呼[an]韵字混入合口呼[uan]韵，“范文”说成“换文”：闽南方言和普通话虽然都有开口[an]韵和合口[uan]韵，但所管辖的字不完全相同。如“番翻烦繁反贩饭泛凡范犯”等唇音字，普通话受声韵拼合关系的制约，不能出现合口[uan]

韵，没有类似[fuan]的音，但闽南方言这些字仍然读为合口[uan]韵。受方言影响，闽南方言区的人说普通话时就把[-u-]介音带了进来，常把“范文”说成“换文”，“翻新”说成“欢心”，“泛滥”说成“患难”，“凡是”说成“环视”，“反省”说成“缓醒”，“烦扰”说成“环绕”。

3.2.3 声调方面

闽南口音普通话在声调方面的最显著特点是“一短二低”。所谓“短”是指古代入声字，闽南方言至今还读为短促带有塞音韵尾[-p、-t、-k、-ʔ]的入声调，普通话没有塞音尾而且分配到四声中去了；受方言影响，闽南方言区的人说普通话时常把入声字读成近似又短又急的去声调。于是，把“剥削”[poʔ ɕyeʔ]读成[poɿ ɕieɿ]，“哲学”[tɕy ɕyeʔ]读为[tseɿ ɕieɿ]，“甲乙”[tɕiaʔ ɿ]读成[tɕiaɿ iɿ]。因此，对分配到阴平、阳平、上声的古入声字，闽南方言区的人读起来口音特别重。所谓“低”是指闽南话中调值高的不如普通话多，有的在普通话读高调在方言中读低调。例如“阴平”普通话是高平调 55，闽南方言读为较低的平调 144或133；“去声”普通话是全降调 51，闽南方言多为低降调。所以闽南方言区的人说普通话时声调调值偏低。

【责任编辑：黄宝树】

主要参考文献

- ①《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》(讨论稿)，福建省汉语方言调查指导组、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编写组，1962年8月。
- ②叶蜚声《国外注重汉语方言教学》，《中国语文天地》，1987年第2期。